

不破哲三对 21 世纪世界重回 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考

张 杨

【内容提要】 不破哲三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名理论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世界的研究。他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性人物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学术交流，从 2005 年起多次参与中日理论会谈。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总结与梳理出不破哲三对于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考，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世界经济危机、21 世纪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的展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等重要研判。不破哲三通过对 21 世纪世界发展动向的研究，有力证实了世界重回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趋势，对于当今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不破哲三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中日理论会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者简介：张杨（1985-），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河北保定 071051）。

2018 年，世界多地都举办了纪念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的活动，使世界人民对于 21 世纪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期待。其中，不破哲三对 21 世纪世界发展动向的研究，更是有力地证实了世界重回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趋势。不破哲三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曾担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 2009 年接受《赤旗报》专访时表示：“人类社会已经像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方式发展了，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确，‘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① 不破哲三还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交流，从 2005 年起多次参加中日理论会谈，通过会谈，双方不仅在资本主义批判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而且对 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了诸多展望。不破哲三通过中日理论会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实践的高度关注，以及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究竟有何评价的高度重视。他在中日理论会谈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科学、详尽的回答，其理论成果有助于加速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的步伐。他的理论贡献也充分体现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借鉴与批评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原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突出特点^②。

^① [日] 松宫俊树：《“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访谈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7 期。

^② 参见《程恩富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55-457 页。

一、不破哲三视野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世界经济危机

1. 经济危机的根源

2008 年爆发的大规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学术界有诸多讨论，主要围绕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信用危机三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而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消费不足。在不破哲三看来，将 2008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仅仅归结为信用危机即金融危机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在于生产过剩所带来的恐慌与金融危机的结合。而由生产过剩所产生的恐慌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且生产过剩的比重还会愈发增大。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美国利用“消费主导”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表面景气，随后日本等国也纷纷抓住“机遇”通过为美国的消费市场提供商品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不破哲三指出：“‘消费主导盛世’的背后隐藏着极为严重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拉动经济的消费热实际上是在利用金融资本人为地肆意扩张实际所需要的购买力，形成了‘虚假需求’，造成了低收入的消费者甚至会通过银行贷款来满足购物需求的社会风潮。”^①这就直接造成了过度膨胀的需求与生产过剩之间矛盾的凸显，以致美国产生了 4 兆 2000 亿美元到 8 兆美元的巨大债务危机^②。而伴随着次贷危机的加重，支撑美国市场的“虚假需求”日益暴露，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也进一步表面化。在不破哲三看来，“美国的支柱产业——汽车业被置于比银行业还危险的境地才是危机的根源”^③。从世界范围来看，不破哲三尖锐地指出，世界的金融市场在美国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强行压力下，构筑起美国式的金融系统，并且把欧洲、日本的金融机构也都卷入了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金融泡沫的热潮中^④。特别是日本经济由于国内需求较小，长期以通过向美国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一旦美国市场收缩，日本将遭受巨大打击，因此，日本连年保持着经济的较低增长。伴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原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中起决定作用的实体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直线下降。据日本三菱 UFJ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水野和夫的统计，1990 年世界实体经济的总量为 228 亿美元、金融经济为 396 亿美元、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的 1.74 倍，2000 年世界实体经济的总量为 318 亿美元、金融经济为 897 亿美元、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的 2.82 倍。2006 年世界实体经济的总量为 481 亿美元、金融经济为 1519 亿美元、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的 3.16 倍^⑤。

面对 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诸多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日本理论界也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意义。不破哲三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否还能够全面解释当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否还能够与新的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等问题曾明确指出：“在《资本论》著作出版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今天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围，而且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法准确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⑥不破哲三始终认为：“《资本论》以科学的力量阐明幻想永世长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衰亡并转变为新社会的这一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运动规律，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说来，它无疑是‘最可怕的’著作了。”^⑦

①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5 页。

②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6 页。

③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9-30 页。

④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9 页。

⑤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30 页。

⑥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⑦ [日] 不破哲三：《〈资本论〉与现代》，于俊文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 页。

2.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三大支柱

在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有三大重要支柱^①。

第一，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如果正常运转将不会产生经济危机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用非常严谨的逻辑证明了商品交换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是不会产生危机的，但是自从货币出现并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之日起就出现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动最基本的特征。由此造成了资本家希望冲破一切障碍进行无限制的生产和资本家努力把最主要的商品购买者——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维持在极低水平之下的矛盾，也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第三，经济危机的运动理论。在不破哲三看来，虽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但资本主义也不是一直处于生产过剩的状态之下，由此必须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运动。马克思在1858年所写的《英国的贸易与金融》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世界性问题即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批判了英国下院委员会所得出的“英国、美国和北欧最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③结论，指出了借款人和放债人之间的矛盾，并针对经济危机的问题提出了两个“世纪之问”。“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现代工业国里，人们竟抵抗不住最明显的幻想的影响，不顾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周期地屈从于和自己的资金分手的强烈愿望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④马克思随之科学地指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⑤

不破哲三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运动理论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再生产的过程不是“实际需求”而是“虚假需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是依据“虚假需求”来进行再生产，致使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并产生了泡沫经济。特别是商人通过从银行大规模的融资形成了商业资本，随着商业资本的膨胀造成了相对于实际消费者购买需求和购买能力而言的生产者的产量过剩^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⑦不破哲三以严谨的学风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2卷等著作中梳理并总结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运

①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6-6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7页。

⑥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40-41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动理论体系，并在个人出版的著作《马克思和〈资本论〉——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读〈资本论〉全三卷》中翔实地论证了这一理论。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运动理论和信用理论的当代意义

不破哲三认为，解释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运动理论是最为重要的。他指出：“在生产过剩所产生的经济危机中，‘虚假需求’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不再是商人资本所造成的‘虚假需求’，而是金融资本所造成的。”^① 在不破哲三看来，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商人资本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使多数商品没有真正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次贷危机中作为商品的住房虽然被消费者购买，但消费者却没有向银行足额偿还贷款的能力，生产者即房地产商却依然按照消费者的购买需求进行生产，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信用危机。可见，在次贷危机中，金融资本替代商人资本成为“虚假需求”的主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运动理论在不断暴露其制度弊端。

不破哲三认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即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5 篇中全面研究了信用制度。虽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信用制度产生的初期，甚至金融资本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但马克思却能够根据初期信用制度的状况得出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破哲三指出：“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从完全对应的两个角度，得出了信用制度的历史作用。”^②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键。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银行在向所有产业部门融资、构筑社会全部领域的金融网等方面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说：“当然，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可见，马克思预见到银行为社会生产如何分配提供了图纸，因此信用制度对向更高的社会制度过渡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强调，由于“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③。马克思同时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④，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不破哲三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关于银行制度的辩证作用。实际上，马克思也给予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唯一途径，即“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⑤。另一方面，不破哲三指出，马克思也同时认识到信用制度使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了充满赌博、欺诈、投机的更加腐朽的制度^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尖锐地指出：“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⑦ 马克思深刻地总结了信用制度所固有的二重性。马克思说：“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

①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43 页。

②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44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86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86-687 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87 页。

⑥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46 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97 页。

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① 不破哲三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由于信用制度和金融资本等要素结合所造成的资本主义腐朽性比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规模更为巨大、破坏力更为极端。不破哲三指出，被称为“交易所的狼”^②的现代货币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也承认“次贷危机”是投机行为的产物^③。

4.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性问题

针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该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不破哲三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表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多使用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提出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④ 恩格斯还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与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产业后备军的出现、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等多方面分析了这种矛盾的具体体现。相对而言，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始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把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因此，他更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描述为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⑤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⑥

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内含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问题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永不停歇的追求剩余价值引发了现代世界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问题^⑦。第一，现代世界金融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恐慌日益加剧，导致全球性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且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二，资本主义不可能为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当今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拉国家中，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独立自主的实在是屈指可数。20世纪后半叶的一段时期，美国企图利用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所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并宣扬只要采用资本主义模式，所有国家都能够摆脱落后状态并走上文明发展的道路。但不破哲三认为不用多久就可以宣布这些理论的破产。第三，地球环境的恶化。不破哲三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对于社会所带来的灾害，终有一日可以恢复，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灾难是不能修复的，如果资本主义不具备更好地解决和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就没有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资格^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③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⑦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

⑧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二、不破哲三对 21 世纪世界重回马克思主义的展望

1.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催化剂

不破哲三指明了资本主义所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催化剂，也加速了时代的变革。第一，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体现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更为凸显、更为深刻^①。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寄生性和腐朽性，把现阶段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并指明“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②。第二，由于 20 世纪以来殖民体系的不断瓦解，社会主义国家随之不断走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支配的领域不断缩小，且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间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其隐藏的危机不断加深。不破哲三认为，以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必然的衰退倾向^③。第三，伴随着不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也不断加重，人们开始不断质疑资本主义是否还有能力实现全球治理^④。

2. 日本共产党纲领中关于 21 世纪时代课题的研判

针对日本共产党纲领中关于 21 世纪所提出的时代课题，不破哲三也进行了思考^⑤。

第一，虽然 21 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会出现许多波动和曲折的状况，但超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朝着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日本共产党纲领明确了“苏联的解体并非体现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如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状态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反复出现的经济停滞与大量失业、跨国金融投机横行、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第三世界国家（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等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深刻问题”^⑥。不破哲三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政党却在许多方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丧失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自信”，而日共于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依然保有生机活力的原因在于，“日本共产党代表了日本国民的利益，全党对于通过走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来创造日本的未来充满了信心”^⑦。

第二，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先例，但 21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所拥有的必然性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不破哲三也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不断加深，但从世界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关联的现状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总抱着‘资本主义早日灭亡’的态度也是不符合世界变革方向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消亡取决于该国革命条件的产生与成熟、取决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能否成为国民的多数派。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贡献在于它更加切实地接近了未来所描绘的新社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⑧ 日本共产党纲领中规定了

①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3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1 页。

③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3 页。

④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3 页。

⑤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22 页。

⑥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71 页。

⑦ 〔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革命論研究》（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10 年，第 17 页。

⑧ 〔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86 页。

日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性特征，如“社会主义的变革不是短时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国民认同的基础上，经过一个步步推进的长期过程。这个出发点是由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以国民多数派的认同为前提，需要以在国会稳定地保持半数以上为基础，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与制度”^①。

第三，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人民反抗运动愈演愈烈，一些已经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束缚的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为一些政治上获得独立但经济上仍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框架内的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案，并且成为主要的时代特征。不破哲三指出：“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在急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社会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城乡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所付出的努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体制的共存与竞争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还具有重大国际意义。”^②中共十九大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铿锵有力地向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是日本共产党纲领中所涉及的21世纪时代课题的最佳样板。

3. 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不破哲三给出了三个标准^④。第一，所有的生产手段和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社会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下完成的，必须废止人与人之间的榨取行为。第二，从国家的统治向社会的自治转化，从利用权力手段向利用自治手段治理转化。第三，具有劳动能力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负有参加社会必要公共劳动的义务，除此之外所有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支配时间。不破哲三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人自由支配时间并不仅仅是指增加了休闲娱乐的时间，而更多的是指每个人拥有使自身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⑤。

21世纪重回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世界的视角出发坚定地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路径。不破哲三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大多走的是“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道路，而从列宁曾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越南等国家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又纷纷选择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实现路径，并取得了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的卓越成绩。日本共产党的纲领中明确汲取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规定依据日本实际从开始就要利用市场经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⑥。日共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日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在经济的变革形态和发展速度方面，必然会产生许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日本的特征。

①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92-193页。

②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④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

⑤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⑥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全面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迄今存在的国际上的各种经验，深刻汲取必要的教训，同时，适应日本的历史条件，自主地、创造性地研究能够得到大多数国民同意的形态和道路。”^① 在 2017 年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大会决议》中，日共直指“‘安倍经济学’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并指明“在 2022 年日本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时，推翻安倍政府，建立一个由在野党联合执政的新政府”^②。不破哲三断言：“21 世纪通过选择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国家将逐渐增多。”他的根据是“世界各国国民的主权和政治的民主主义制度在不断发展，未来左翼‘在议会中占多数革命’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革命的成果将通过国民选举一步一步地得以体现”^③，“经过反复的比较，直到在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认为社会主义更加优越的国民占到了多数，才可以宣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胜利”^④。

三、不破哲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 21 世纪世界 重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展现

不破哲三在 2009 年参加第三次中日理论会谈时，面对中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时有何相同点和不同点，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较资本主义国家有哪些优越性”^⑤ 的提问时表示：“日本围棋界有句‘傍目八目’的名言。意思是在一旁观看别人下棋可知道八步之后的棋局，也就是说从他国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会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⑥ 不破哲三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经济危机也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与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很强的合作，一旦世界性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必然会缩小，从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他还提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虽然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各部门之间、各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⑦。再比如，他指出，从利己视角出发，相对于社会利益更重视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对社会主义理念产生巨大的腐蚀作用，主要体现在利益最大化和弱肉强食等倾向的侵入、拜金主义的横行、过度投机行为的加剧、腐败问题和官僚主义温床的形成等方面^⑧。不破哲三认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府的宏观调控，培养政府部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精神，不能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马克思所指出的‘赌博、欺诈和投机’行为的生长土壤”^⑨。

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不破哲三指出，列宁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曾经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牢牢地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就是说，即使资本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只要苏维埃政权掌握住关系国计民生的决定性部分就可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

① [日] 不破哲三：《〈资本论〉与现代》，于俊文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04 页。

② 嵯明亮：《日本共产党二十七次大会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9 期。

③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91 页。

④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92 页。

⑤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59 页。

⑥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60 页。

⑦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62-163 页。

⑧ 参见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63 页。

⑨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 年，第 163 页。

进。列宁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做了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其中，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他做了如下说明：“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①不破哲三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国富民强的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对于市场经济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以此来保证公有经济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只有坚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才能在财政、经济领域拥有抵御经济危机的底气^②。此外，不破哲三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应在实施国民生活优先的经济政策以及使人民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等方面得以体现^③。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革命精神的传承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破哲三高度认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一项需要世代相传的长期事业。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但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国民应具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至少要形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数派，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问题。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早期革命家所具备的社会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传承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环节^④。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回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⑤，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中，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伟大工程需要“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伟大事业需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⑥。

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

不破哲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元素若在经济基础中占有相当比例，那么也必将在上层建筑中体现出来。”^⑦他认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使中国经济更有活力，但是必须要警惕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从而腐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动摇上层建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即私人大企业的横行，从而才能够行之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等一系列问题^⑧。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由于具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在处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上，可以取得美国、日本根本无法企及的成绩。”^⑨

不破哲三还认为，应当让劳动者切实感受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这（下转第128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5页。

②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65-166页。

③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④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⑦ 〔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⑧ 参见〔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76-178页。

⑨ 〔日〕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

存亡。越是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就越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和生命力，就越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老挝革命成果的光荣。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设和保卫新制度事业与革新事业，也是把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到老挝实践的成果。凯山·丰威汉主席曾说过：“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老挝革命就不能发展和取得今天如此重大的胜利。”^①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继续强调：“在建设思想政治强大的党的同时，继续使马列主义、凯山·丰威汉思想作为全社会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基础。”^② 中国、越南、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时代的趋势。

相信此次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活动，将极大地鼓舞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其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老挝工人阶级、老挝人民对此感到十分振奋。马列主义理论已经在我们老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运用和发展，老挝人民革命党忠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坚信各社会主义国家将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将继续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

(译者：周增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生)

(编辑：张 剑)

(上接第122页) 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劳动者不是雇佣劳动，而是应让劳动者自觉地以国家主人公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③。马克思在1864年所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高度赞扬了英国工人阶级中“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④，并指出“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⑤。不破哲三引用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表述，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和建设成果一定要让劳动者在自己的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才可以将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世代延续下去”^⑥。

参考文献：

- [1] [日] 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と「資本論」 再生産理論と恐慌》，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3年。
- [2] [日] 不破哲三：《新・日本共産党綱領を読む》，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4年。
- [3] [日] 不破哲三：《马克思还活着》，有邻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
- [4] 谭晓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5] 曹天禄、夏建义：《不破哲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几点建议》，《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8期。

(编辑：张 桥)

① [老挝]《凯山·丰威汉选集》第1卷，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② [老挝] 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万象：国家出版社，2016年，第61-62页。

③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⑥ [日]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